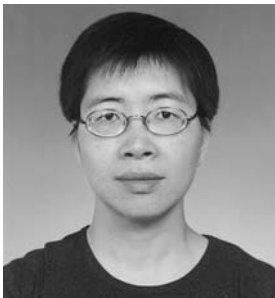


用體外細胞核輸入系統(in vitro import assay)研究SR protein如何進入細胞核，我們的實驗證明只有經過磷酸化的SR protein才能被其接受體TRN-SR2認識然後送至核內。另外，在我們研究TRN-SR2與細胞核孔蛋白(nuclear pore complex)之交互作用的實驗中顯示TRN-SR2似乎與已知的其他運輸接受體在核孔內行經不一樣的路徑。最後我們發現TRN-SR2會進到細胞核內SR protein聚集的speckles，此結果可能暗示某些運輸接受體除了將其載運的蛋白分子送入細胞核，並可將這些分子放置在其執行功能之最終場所。

目前我們仍繼續研究SR protein進出細胞核的機制，往上推之即是希望瞭解細胞訊息傳遞是否會藉由磷酸化之調節影響SR protein在核內之分佈，及改變其核質內外之平衡；往下推之即是希望探討SR protein或與之拮抗的分子是否可藉由控制核質間運輸的速率而達到調節另類剪接之目的。



譚婉玉

學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農藝系
學士(1986)

國立台灣大學農藝系

碩士(1988)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1993)

美國耶魯大學分子生物物理及生化系博士後研究
(1993-1996)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1996-2001)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2001-迄今)

三、人文組

漢唐之間的生育文化

李貞澍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次得獎的三篇論文，是從生育文化入手探討性別與醫療相關課題的一系列論著。我從正史、文集、碑刻、醫書、類書和宗教典籍等各種史料中，收集整理傳統社會對於求子、懷孕、分娩、坐月、乃至哺乳嬰幼的觀念與禮俗，並深究其中的婦女角色和性別議題。〈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兼論婦科濫觴與性別論述〉說明求子醫方的重點從房中術到草藥的轉變，指出用藥求子和以胎產為主，是隋唐之間婦產科濫觴的基礎。與前代相較，可歸納出兩項發展。第一、隋唐之前，醫方處理婦人雜病多著重於妊娠、產後諸疾。而隋唐醫者對於產育活動的介入，似有從妊娠、分娩，提前到行房、受孕的軌跡。而用藥則是醫者的重要自我界定。第二、隋唐之際，男性求子之論述與藥方皆無突破。醫方言及無子，雖曰「夫病婦疾」，但論男性病變既不設無子專章，診治藥方也少提生子之效。顯然，生育並非醫者認識或論述男性身體的重點。反之，產育則逐漸成為醫者認識並論述女性身體的基礎。其中，孫思邈在《千金方》〈婦人方〉中首列求子，並暢談產育與女性的關係。從婦人胎產功能、生理結構、和性格特質等三方面，一層深似一層地說明婦人別立一方的理由，可說為傳統中國婦科醫學之成立提供了性別理論依據。

〈漢唐之間醫書中的生產之道〉先以醫書

資料為主，重建漢唐之間婦女在入月滑胎、設帳安廬、臨產坐草、難產救治，以及產後調理等各方面的情形。然後配合正史、筆記等其他資料，申論產婦、產家、助產者和醫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探討生產相關行為的社會文化意涵。研究發現，第一、滑胎湯藥，漢魏六朝時對於服用的月份尚未有清楚的意見，唐宋以後則標定各種湯藥的服用時間。第二、歷來生產皆依照產圖行事，包括設帳、安廬、向坐、埋胞。隋唐之際，產圖經歷一重整的過程，由分門別類逐漸統合為一圖。第三、臨產坐草，或攀繩倚衡，或由人抱腰，大多以蹲坐為主要分娩姿勢，以產婦為生產過程中的主體。然而男性醫者甚少參與生產過程，卻指責女性助產者的介入影響產婦的自然生產時間，兩者之間的恩怨，成為醫療史與婦女史研究上的公案。

〈漢魏六朝的乳母〉從乳母的背景、選擇、職務、待遇、影響力和評價各方面，探討在生育文化中的「重要邊緣人物」，如何透過女性的生理特質－健康的乳汁，和比擬於母親的照顧之情，突破當代社會性別與階級的限制。漢魏六朝的皇室貴族大量依賴乳母撫育嬰幼，卻對她們的待遇的評價意見不一。首先，東漢士大夫反對皇帝爵封乳母，除了乳母出身卑賤之外，又包含了男性官僚對女性參與政治的嫌惡與恐懼。其次，魏晉士人反對為乳母服喪，因為她出身卑賤，不配有「母」之名。然而乳子之於乳母，生則厚賞，死則服喪，而乳母透過哺乳保育、以官婢而受爵封、自婢僕而列登官家，她們雖然不會為自己留下文字記錄，卻提供了性別與階級研究的最佳範例。

三篇論文雖然皆以婦女在生育文化中的處境出發，以瞭解中古女性生活為初衷，但其成果卻不限於此。〈求子醫方〉和〈生產之道〉

的研究，透過草藥和產圖的運用發展，從醫療史的角度呈現了隋唐政治一統的過程中醫學知識整合的現象，乃至整合的過程中如何界定男性和女性的身心特質與社會角色。〈生產之道〉和〈乳母〉的研究，經由男性醫者與女性助產者，以及男性官僚與女性乳母兩組人群之間的折衝，更明顯地將原本婦女史的議題擴大到性別權力關係的研究。

近年來不論在國際或本土學界，對於婦女與性別研究的反省皆顯示：以女性作為研究主題和對象，固然使婦女史得以成為一個歷史研究的領域，卻也可能使它在歷史學界之中邊緣化或配額化。倘若以「性別」作為一種分析工具而不僅僅是研究對象，用以凸顯兩性視角的差異以及在互動中的權力關係，則「女性」的議題無所不在，不但能擴大研究的課題，重繪歷史圖像，更能彰顯提升婦女地位的時代精神，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對話。尤其，在當今醫療倫理、醫病關係、代理孕母等議題在台灣社會如火如荼地討論之時，性別與醫療文化的研究，應當不但對學術理論的發展，也對現實社會的問題，具有影響與意義。



李貞德

學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
學士(1982)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

究所碩士(1985)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199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1992-1998)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1993-迄今)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1994-迄今)